

《祭侄文稿》：泣血家书，未竟归途

当这件国宝能自由地跨越海峡，当它不再只是少数人远赴海外或等待十年才能一见的奢侈品，当所有中国人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目睹这份属于整个民族的血脉记忆时，《祭侄文稿》那“子孙保之”的嘱托，才算获得了真正完整的回应。

□ 撰稿 | 姚佳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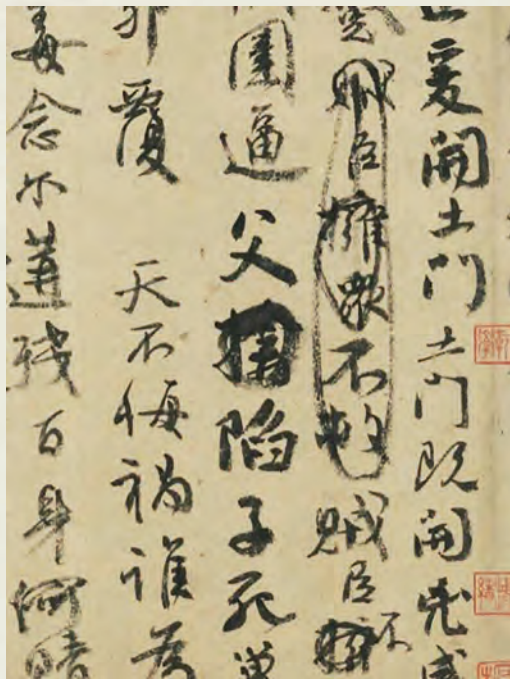
2026年初，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始新一轮特展。距离我2019年在东京见到它已过去6年，距离上一次在台湾公开展示更是长达14年之久。遥想2019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亲眼见到它时，我隔着玻璃靠近它，试着去读那些狂乱潦草，甚至涂抹改易的字迹——那种强烈的、近乎蛮横的情绪，似乎撞破时空的隔膜扑面而来。

字字泣血、墨透纸背的家族悲歌

公元758年，安史之乱的烽烟未熄。颜真卿的侄子、在抵抗叛军中壮烈殉国的颜季明的头颅终于被寻回。一年多以前，叛军铁蹄踏破常山，颜氏一族三十余口罹难，颜季明身首异处，其状极惨。正是在这种极度悲愤的情绪下，颜真卿提笔写下了《祭侄文稿》。

这幅长卷的开篇几行，笔触尚算凝重克制，“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这是祭文的标准格式，一丝不苟。但很快，那根紧绷的弦开始断裂。写到“宗庙瑚璉，阶庭兰玉”赞誉侄儿才德时，笔下的线条已显出激越。而及至叙述惨剧——“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那支笔彻底失控了，行笔如刀劈斧凿，点画狼藉。字与字绞缠在一起，一处抹去，又急切地写下；再抹，再写……那不是书写，那是情感的喷发与凝固。

最令人心魂俱震的，是写到“呜呼哀哉”那四个字



《祭侄文稿》中反复涂改的墨迹。

的狂草。尤其是“哀”字，最后一笔长竖，以千钧之力贯穿而下，枯涩的墨痕在纸上擦出沙沙的声响，像一声漫长而嘶哑的悲号，直到墨尽笔枯，仍有余痛在纸上回荡。通篇看去，墨色由浓至淡，由润到枯，循环往复，正对应着书写者心潮的起伏跌宕：一阵锥心的回忆袭来，他饱蘸浓墨，狠狠地写下；写到情难以堪，笔迟墨涩，字迹便干涸如泪尽；稍一平复，墨又润泽，旋即再次被悲痛淹没。一篇祭文写完，仿佛经历了一场情感的凌迟。他的全部修养、功力，在这滔天的悲恸面前，都退居其次，